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变革[※]

——以吉林大学四本马哲著作为例

白 刚

【摘要】 不断追求和推动哲学观念的变革，是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最为鲜明的理论风格和最为突出的理论特色。高清海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是站在实现了“认识论反省”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度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教科书体系”，孙正聿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是从“学说”“学术”和“学养”的统一来探索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孙利天先生的《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是在“中西马”哲学的比较和会通中分析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落到实处”，而贺来先生的《马克思哲学与现代哲学变革》则是立足于现代哲学的视野来挖掘和揭示马克思哲学的“现代哲学意蕴”。这四本书共同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觉从“教科书体系”向“学术体系”的转变。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教科书体系；学术体系；中西马会通

DOI:10.16762/b.cnki.mkszyzxyj.2019.02.004

哲学观是哲学的根基和灵魂，从哲学的“根基”和“灵魂”来理解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反思和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变革，是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最突出特色。从高清海先生到孙正聿和孙利天先生再到贺来先生，三代学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持之以恒地努力追求和推进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变革。其中，四位先生的四本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马克思哲学与现代哲学变革》^①（以下简称《基础》《智慧》《说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当代哲学发展趋向与人类文明形态的哲学自觉”（17JJD720003）、吉林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学术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三维一体’教学模式探索”（2019XZD004）阶段性成果。

① 高清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1987年版下册；孙正聿：《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现代出版社2016年版；孙利天：《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贺来：《马克思哲学与现代哲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

中国话》《变革》),最具代表和典型地表征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观念变革。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变革

高清海先生作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主要奠基者,一生都在追求哲学观念变革,从“教科书哲学体系”改革到“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确立,再到“类哲学”的提出和建构,高先生总是在不断追求哲学观念的创新。在一定意义上,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就是靠变革教科书哲学体系起家的。这一变革的标志性成果,就是高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基础》的宗旨,就是“要突破教科书旧有的框架,建立一个能够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应当具有的丰富内容的原理体系”^①。可以说,《基础》是国内第一部真正突破传统教科书模式的“具有专著性”的教材,在当时的中国哲学界产生了“石破天惊”的冲击,既极大地推动了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反思和研究,又极大地扩大了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地位和影响。

《基础》立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展开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内容。《基础》一书共分四篇(十二章),每篇都包括一系列的范畴,通过这些范畴阐明各篇内容及其整体关联,力求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全部旧哲学的否定,同时又是人类思想史精华的最高结晶,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随实践而不断发展的强大生命力,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和理论内容的新理解。《基础》“这部新教科书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无疑是打破了旧教科书体系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并列的结构方式,而采用了‘客体—主体—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的结构方式”^②。因此,《基础》彻底突破了“两个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四大块”——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传统教科书模式。可以说,这种结构转变的背后,正是深刻的哲学观念的变革。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一般还停留在马克思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的层面上,仍然在“前康德”的“非认识论反省”的意义上理解和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以高先生为代表的吉林大学哲学团队,已经站在德国古典哲学,甚至是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了。在实质性意义上,《基础》是以实现了“认识论反省”的深厚的德国古典哲学作“基础”,充分借鉴和运用了黑格尔哲学的“正一反一合”的理论逻辑。《基础》的体系变革,既大大突破了僵化的旧教科书体系,又远远超越了直观的旧唯物主义体系,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

① 高清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② 王南湜:《启蒙及其超越——高清海哲学思考的轨迹与意义》,《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高度。“变革哲学教科书原有的理论体系，这个问题实际上不仅是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精神的重新认识和理解的问题，而且对全部哲学和哲学史都要进行重新认识、作出新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真正精髓。”^①所以说，《基础》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它把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到了当代应有的高度和视野，并使我们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思考走出了苏联教科书模式的束缚而能够真正地面向理论、面向本文、面向现实、走向未来。可以说，《基础》正是高先生自觉“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的第一次尝试。在随后的《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中，高先生继续深入哲学观念的变革，不仅在“体系”，还有“哲学观”的意义上找回了“失去的哲学自我”。

在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基础》的教科书体系变革的意义，就在于它“引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认识论转向’，使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独断的本体论范式转换提升为教科书改革的认识论范式”^②。在一定意义上，《基础》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了一个标杆，甚至我们可以用它来衡量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能够达到的理论水平和原则高度。令人遗憾的是，《基础》作为“教材性专著”也许太“另类”了，未能得到很好的应用和普及，而只是作为“参考教材”被使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构建

作为今日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乃至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③的孙正聿先生，一以贯之地通过“元哲学”追问来推动哲学观念的变革，这也是其影响和闻名中国哲学界的独特“理论标识”：“沿着正聿老师哲学理论研究和探索的道路，能够清晰地把握到其源于生命体验和理论想象的独特哲学研究风格以及系统独到的哲学观。”^④从《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到《哲学通论》再到《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都是这一“元哲学”追问的直接呈现和印证。而这一“元哲学”追问，实际上体现的就是哲学的思想解放和哲学观念的深刻变革。近些年来，在“教科书体系”变革和“元哲学”追问的基础上，孙正聿先生又在自觉尝试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⑤。但在此之前，其实孙正聿先生就已经在开始构建马克思主

① 高清海：《高清海哲学文存》第五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② 孙正聿等：《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1978—2009）》，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页。

③ 孙利天、孙祺：《生命体验与理论想象——孙正聿教授哲学理论研究和创新之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2期。

④ 孙利天、孙祺：《生命体验与理论想象——孙正聿教授哲学理论研究和创新之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2期。

⑤ 参见孙正聿：《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

义哲学的“学术体系”了,其标志性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一书。《智慧》最大的理论特色,就是从“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侧重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入手,在总结和回答这些重大基本理论问题中,初步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

《智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本内容,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为总体线索,从“学说”“学术”和“学养”的三者统一来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进而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可以说,《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理论内容和理论旨趣的具体论证和阐发,无一不是在教科书体系改革之后,“问题意识”自觉凸显和哲学观深入反思的基础上,自觉地构建“学术体系”。

所以,《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最为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阐发,早已迥然不同于传统教科书“观点+实例”的表述,而是完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深入哲学史和现代哲学的理论背景中,面向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富有生命力和时代性的学理阐发和逻辑论证。《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自觉”构建,绝不是去重构新的“教科书体系”,而是在“后教科书时代”的“问题意识”觉醒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和时代发展的必然逻辑归结。《智慧》既是社会解放思想和哲学思想解放的产物,又是“现实活化理论”和“理论照亮现实”的产物,它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虽然《智慧》“无意”直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却在具体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认识论、思维方式,以及对本体、实践、真理、价值等核心概念的独到分析等方面,无一不自觉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学说、学术和学养的统一,从而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并为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构建开辟了一条可能性的道路。从“教科书体系改革”到“学术体系构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繁荣发展、让世界了解“学术中的中国”的必由之路。对此,孙正聿先生以巨大的理论勇气,较早就有着自觉的“学术的使命与学者的担当”,而这实际上也是其“乐于每日思考,志在终生探索”的“生命体验”与“理论想象”的必然结果。

三、《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中西马会通”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学术共同体中,孙正聿先生和孙利天先生都擅长理论思辨,以研究辩证法见长并以之起家。相比较而言,孙利天先生更以“中西马”的会通与融合见长。从《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到《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再

到《在哲学根基处自由思想》，无一不体现着孙利天先生“会通中西马”的功底和情怀。其中，最为标志性的成果当属《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说中国话》最突出的理论特色，就是在希腊的理性精神、中国的德性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的“中西马哲学会通”中深入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变革。诚如孙正聿先生所言：“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对于当代中国的哲学学者来说，非常重要的一项是达到‘说中国话’的学问境界。……‘中西马哲学会通的思考’体现了作者的一种自觉：以中国哲学的关于‘日常日用’的思考来探讨和阐述具有重大意义的哲学问题，在这种探讨和阐述中达成‘中西马哲学的会通’，并进而实现‘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①

《说中国话》虽然是孙利天先生自选的一本论文集，所收论文时间跨度达二十多年，但它却紧密围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追求”这一宗旨，大致表现了作者学习、思考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轨迹。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视野”，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的总体精神氛围中，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基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理解为思想内容的真理，理解为认知概念框架和价值态度框架相统一的学说，理解为哲学的人生态度和境界。中编为“现代西方哲学批判”，集中探讨了关于哲学的合法性、生活世界转向、语言转向、分析哲学的辩证运动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批判，在这些批判中，作者力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下编为“中西马哲学会通的思考”，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比较和会通中“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力争推动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可以说，《说中国话》集中而深刻地体现了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以及“中西马哲学会通的思考”中，作者始终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理论追求——“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在孙正聿先生看来，“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既不是用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表达方式来改造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及其教科书体系的表述，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及其教科书的内容‘装进’中国哲学的概念框架，而是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理论自觉，在回应时代性的人类问题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塑造属于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并以这种‘独特声音’影响世界历史进程。这就是‘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②。

在为这部书撰写的评论中，孙正聿先生强调：“这部著作给予人的突出印象，是它的凝重而又空灵的哲学思考。说它凝重，是从它所论证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论证说的；

① 孙正聿：《“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思路和意义》，《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8期。

② 孙正聿：《“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思路和意义》，《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8期。

说它空灵,是从它对问题的领悟和表达的思想说的。这种凝重和空灵,不只是凸显了作者的写作风格,而且体现了‘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努力”^①。虽然孙利天先生自谦“在今天没有谁真能做到会通中西马,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一个学者可能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自己“现在能做的是在中西马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深化某些哲学问题的思考,拓展思想的可能空间,寻绎新的思想道路”^②,但在实质性意义上,《说中国话》已经告诉我们如何在“中西马会通”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落到实处。

四、《马克思哲学与现代哲学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哲学”意蕴

作为吉林大学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人的杰出代表,贺来先生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追求哲学观念变革的优良传统。从《现实生活世界:乌托邦精神的真实根基》到《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再到《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何以可能》,一以贯之地体现和证实了这一点。而《马克思哲学与现代哲学变革》,更是集中代表了作者在现代西方哲学背景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深入探索。

《变革》一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是对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存在方式方面所实现的现代哲学变革的探讨。对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存在方式的转换上所做的重要工作及其在此过程中所显示的特殊的哲学维度等重大问题上所实现的范式转换,作者都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阐发。中篇为围绕着哲学领域最为基本和重大的一系列问题,探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念的现代变革。下篇是对马克思的现代哲学变革与现代社会深层关系的探讨。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观”与“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价值虚无主义”的反省等与今天的现实生活有着最为内在关联的重大问题,作者都作出了有一定新意的理解。

《变革》表明,马克思作为现代哲学家,是推动哲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向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人物。然而,很长时间以来,不少人停留于从传统哲学的理论视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所造成的后果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那些最富现代意义的理论创见被深深地掩蔽起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对我们自身的双重损害。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哲学意蕴,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旨趣。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深刻反省,对未来人的更为合理的可能生存样式的探索,是正在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当代中国人必须认真聆听并深入体味的富有穿透力的声音,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马克思哲学在今天中国人思想和语言

① 孙正聿:《“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思路和意义》,《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8期。

② 孙利天:《在哲学根基处自由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4页。

中极为特殊和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彰显马克思哲学的现代哲学意蕴,对于我们进一步变革哲学观念、推动思想解放,摆脱和避免过时的、陈腐的观念和原则的纠缠和困扰,并因此推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具有十分特别的必要性。为此,贺来先生强调这才是“纪念马克思并向他致敬的最好方式”^①。

如果说高清海先生主编的《基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那么贺来先生的《变革》则立足于现代哲学的革命,实现了从“认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向。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存在论”,这四本书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共同理论倾向,“就是把教科书时代的政治型哲学原理转为后教科书时代的学术型哲学原理”^②,也即从“教科书体系”向“学术体系”的转变。

五、结语:在“学术体系”构建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

面对社会实践的巨大变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跳出了传统“教科书模式”,更加注重在面向现实、面向未来中挖掘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精神和理论旨趣。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从“体系意识”转向了“问题意识”,在提出和解答重大理论问题中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变革和深入发展。但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仅仅停留于“问题意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进一步升华和凝结为一定的“学术体系”,也即从“教科书体系”走向“学术体系”,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构建“学术体系”中真正获得其“实体性内容”^③。为了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孙正聿先生正在努力为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活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又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哲学理论照亮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现实,并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变革,这是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根本方向”^④。而孙利天先生也提出要在“中西马会通”中,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体系^⑤。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构建,并不是为了简单地取代“教科书体系”,而是为了进一步凸显和澄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其本质上仍然是哲学观念的深刻变革,其最终目的仍然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

① 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② 张法:《从四本哲学原理著作看中国当代哲学原理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③ 孙正聿:《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

④ 孙正聿:《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

⑤ 参见孙利天:《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6月27日。

在高清海先生实现“教科书体系变革”的《基础》之后,无论是孙正聿先生的《智慧》,还是孙利天先生的《说中国话》,以及贺来先生的《变革》,都在不同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探索和构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学术体系的构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势必会极大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进展。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